

批判杜定友先生圖書館學資產階級學術思想

北京大學圖書館學系 1955 年級資產階級學術思想批判小組

目前，我國正處在人類歷史最偉大的時期，全國人民正以沖天干劲、一天等於二十年的速度，積極實現黨的社會主義總路綫。圖書館事業隨着經濟建設與文化科學的飛速發展，也正在大躍進，因此，迫切需要新的理論來指導實踐。不破則不立，大破才能大立。所以，對於圖書館學中的資產階級學術思想必須徹底加以批判，才能建立起新的理論。

在這裡，讓我們就杜定友先生的資產階級學術觀點進行初步的批判。

圖書館是上層建築，是為其經濟基礎服務的。在階級社會中，如奴隸社會、封建社會和資本主義社會，圖書館都是為少數統治階級服務的。但各時代的剝削階級，無論是奴隸主、地主、還是資本家及其御用的學者，總是千方百計地隱蔽圖書館的階級性，掩蓋其本質，將圖書館說成是“超階級”、“超政治”、與黨派無關的東西。

杜定友先生在他一系列的著作中，尤其是在圖書館學的各个方面，都用他的形而上學的唯心主義思想，標榜“客觀主義”、“中間”立場。

早在 1931 年出版的“圖書館學概論”中杜先生就寫道：“圖書館是普及文化教育的中心點。因為到圖書館的人，無老無幼，無貴無賤，都一體歡迎的，毫無歧視”。在其所著“學校圖書館學”一書中談到圖書館性質時說：“閱書的人，多求普及，沒有界綫，沒有階級，無論什麼人都可到圖書館閱書”。1951 年再版的“新圖書館手冊”第一條就是“圖書館為人民服務（？）”，對於讀者，不分階級，一視同仁”。這觀點遭到批判後又改為“不分貧富，一視同仁”。第二條是“圖書館為人類保存文獻，對於圖書，不論新舊，一律選存”。以上就可看出極為明顯的傾向性。

杜定友先生口口聲聲說，圖書館是一純學術機關，不分階級，一律歡迎。圖書館的藏書，“無古今、無中外、無派別、無主義，對於文字兼收並蓄”。讓我們用極簡單的事實來駁斥這種謬論。

解放前，到圖書館去的是誰？眾所周知，是那

些穿西裝革履、穿長袍馬褂的剝削階級和他們的知識分子，廣大的工农羣眾是根本沒有權利享受圖書館的。

圖書館為誰服務？當然是為剝削階級的利益而展開一系列的工作。這是不需要詳細分析，到處是事實的。

圖書館的藏書是無黨派、無主義嗎？事實恰恰相反。歷代王朝的藏書都是為鞏固自己的統治服務的，國民黨反動派統治中國的黑暗時代中，尤為顯明。圖書館中充滿了最反動的政治書刊和毒害人民的黃色圖書，利用它們同民主的和進步的思想、同唯物主義世界觀作鬥爭，傳播那些反蘇反共的謠言，宣傳戰爭和種族歧視，宣傳黃色荒誕的下流書刊來窒息人民的思想，麻痺人民的鬥爭意志。而對真正的科學——馬克思列寧主義及一切進步書刊則進行了多少次的查禁、焚毀。以首都圖書館為例，在國民黨反動派殘酷統治時期，將所有的馬列主義著作及有關進步書刊全部提存，不准流通。到了日本帝國主義統治時期，更將這些人類的珍寶燒了一晝夜，剩下的全部埋到地下。這些摧毀文化的野蠻行動決非某一館的特殊情況，當時哪一館不是如此？

以上充分說明圖書館有着強烈的階級性，杜定友先生說的“不分階級、一視同仁”、“無黨派、無主義”，完全是謊話。其本質就是企圖把圖書館當作純學術文化機關，抽掉其階級性，宣揚資產階級“超階級、超政治”的反動觀點。這種觀點在剝削階級統治時代，實際上是企圖用來麻痺人民，欺騙人民，更好地為剝削階級服務，使圖書館成為名符其實的統治階級的工具；而在解放後仍然宣揚這些論點，尤其不能令人容忍，因為這種論點與黨提出的為工农兵服務的方針是根本對立的，其目的無非是在“超階級”的煙幕下，否定我們圖書館為工农兵服務的方針。

杜定友先生的這種資產階級觀點，散佈在圖書館學的各个方面，讓我們分別就藏書、分類法等各方面來進行批判，以便更進一步地揭穿“超階級”的

虛偽性和反動性。

一、在圖書採購上

一九二一年，杜先生出版的“圖書選擇法”系統地反映了他的資產階級觀點。杜先生認為：“所選擇圖書，必須以能增加讀者之愉快為目的。”^①又客觀主義地認為選書要“脫離主義的觀念，切忌有黨派政策之偏見。”^②1931年出版的“圖書館學概論”和一些其他著作中也反映了同樣的客觀主義觀點。直到解放後出版的“新圖書館手冊”關於採購標準也只是簡單地列了四條：

(1) 選購圖書，以不違背國策為原則。

(2) 適合讀者需要。

1. 程度
2. 內容
3. 興趣
4. 篇幅
5. 時效

(3) 編制得宜。

1. 材料豐富确切
2. 編排章節分明
3. 文字淺顯易曉
4. 圖表豐富清楚
5. 印刷裝訂精美

(4) 價值適合。

1. 售價公道
2. 適合預算^③

這最“新的看法”與以往的客觀主義態度異曲同工。

圖書館作為上層建築來講，它是要為其基礎服務的。圖書館是通過圖書來教育讀者，是為一定階級服務的。但是資產階級學者最怕談到階級性，用盡一切辦法把圖書館說成是一個“文化機關”，“是游樂之中心點”；圖書選擇是“脫離主義的觀念，切忌有黨派政策之偏見”企圖來欺騙人民。

但是資產階級學者用任何辦法也是無法掩蓋其丑惡的反動實質。正如列寧在駁斥魯巴金的“在書籍中間”時指出：任何所謂公正，鼓吹“超階級超黨派”，其實質是隱蔽地為資產階級作辯護。

解放後，杜先生不敢再明顯地提出圖書的採購“脫離主義色彩”而巧妙地提出“選擇圖書不違背國策為原則”。採購圖書是圖書館完成各項任務的開

始，圖書館藏書的思想性，直接關係到圖書館的政治面貌，它表現出強烈的党性原則。杜定友先生以為只要不買反動宣傳、迷信神怪等類圖書就可以為社會主義服務了，這仍是一種對宣傳工人階級思想和宣傳資產階級思想一視同仁，實際上是不分香花毒草的表現，同時迴避了選書中的最根本問題，即人民的圖書館必須採購大量的馬列主義著作，培養讀者的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思想，提高讀者的政治覺悟和思想水平。這等於抹煞了我國圖書館的首要任務。

至於談到“適合讀者需要”，首先應明了適合什麼樣讀者的需要。杜先生的讀者，無疑地，不是勞動人民，而是那些反動的剝削階級。請看他在“明見式目錄”一書“標題節略法”一章中所列舉的書名：潘光旦著“日本德意志民族性之比較的研究”、“二十五年來中國之工商”、“1936年世界第二次大戰之預測”、“清文宗皇帝聖訓”……，從這些書名中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這決非是偶然的疏忽，而是資產階級思想的自然流露。這些書全是為封建主義、資產階級服務的。

再以杜先生所編的“普通圖書選目”為例，其傾向性就更為明顯。在其序言中說道：“所選各書，均以普通圖書館之需要及切合參考者為主”，“不敢絲毫苟且”。在杜定友先生“公正”的“精選”書目中除一本“資本論”外，幾乎沒有一本馬恩列斯及其他共產黨人的著作，雖然立有社會主義、共產主義類目，也選了幾本書，但是，在社會主義類目下只選書十四種，除了幾本初步、基礎知識和辭典外，更多地“精選”了“社會主義評判”、“蘇俄制度”、“制度與資本制度”、“基督教社會主義”、“反科學的馬克思主義”等等；在共產主義類目下只有一本“共產主義”；相反，對三民主義、資本主義、帝國主義以至法西斯主義，則應有盡有。這就是所謂“脫離主義的觀念，切忌有黨派政策之偏見”嗎？至於排列上，在日譯本“馬克思十二講”之後，緊跟著就是“反科學的馬克思主義”；在“資本論”之後就是考茨基著，戴季陶、胡漢民譯的“資本論解說”，這真難道是“不敢絲毫苟且”！

這已足以說明杜先生宣傳的是什麼，反對的是什麼，是為哪個階級服務了。而杜定友先生偏偏又列出什麼編制得宜、價值適合，以及圖表、印刷、裝訂、價格……極盡繁瑣、形式之能事，借以淹沒

与取消藏书采购的党性原则。

这些反动的资产阶级观点，必须予以批判。在图书采购上必须坚持无产阶级党性原则，走群众路线，有计划有目的地选购图书。

二、在图书分类上

杜先生在“校讎新义”中写道：“现代之分类，为搜罗一切文献，分别部次以备用。辨章流别，褒贬校讎，均非其责。”④这种论点在很多著作中都有反映。

我们知道，分类法的理论和编制原则都有强烈的阶级性：社会主义的分类法为无产阶级服务，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而资产阶级的分类法则是为资产阶级服务，封建时代的分类法为封建统治阶级服务的。纯客观的中立立场是不存在的。正如列宁所说：“问题就是这样：是资产阶级的思想体系呢？还是社会主义思想体系呢？这里没有什么中间的道路。”⑤很显然，杜先生的说法是骗人的。就以他自己的分类法看其阶级性吧，也异常明显。

杜先生承袭了杜威的十进分类法，先编了“世界图书分类法”，后又改为“杜氏图书分类法”，且不谈分类体系的思想是如何地唯心如何地主观、反科学，只就类目的设置就看出它的鲜明倾向性。在哲学一类中杜先生详列了各个资产阶级哲学家及反动资产阶级哲学理论，如形而上学、唯心论等，而马克思、恩格斯等无产阶级哲学家在这里根本没有位置，唯物论也只在唯心论143下设了一个小类143.7。杜定友先生又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归在新经济学中，开辟了三个小类，并加了引号。难道这没有褒贬吗？与此相同，在329.2中国政党类目下用了三页的篇幅对国民党详加分类，甚至党歌戏曲表演、党证符号也列了类。而对共产党只在党纲政策下列了一下小类。这些足以表明作者反社会主义、反对共产党的倾向性，是任何诡辩也无济于事的。

杜先生对分类问题似乎很有研究，著作论文很多。解放以后多次讲述，并很快又提出了“新图书分类法”，但这个“新”分类法与旧分类法并无什么不同。杜先生在批判一种剔补法时说：“剔补法也是在原来的系统上，东补一点，西改一点，以容纳新出版物；或将原来的位置调动一下，比如以前‘国民党’在前的，现在改为‘共产党’，或甚至于把

‘国民党’删掉。这都是不能适合我们的要求的”。而这正是“新图书分类法”最恰当的写照。

杜先生却到处吹嘘他的这个分类法是以毛主席对知识的经典指示为理论根据，并且特创“自然应用科学”一门，以“实现理论与实际相结合”，这是杜先生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最严重地歪曲了马列主义原理，是形而上学的主观分类法。比如把军事国防分入自然科学的地理类，又如把“粮食问题”、“荒政”这类问题竟说是和人口繁殖有关。由于作者错误地认为这些是脱离生产关系单独变化的，因此作者没把它们分入社会科学中，反而分入自然科学中了。这种看法是与为帝国主义侵略战争服务的“人口论”的论调没有任何两样的。

在社会科学中他的反动论点更显著，在312社会思想导师中列为：1.马列主义，2.马克思，3.恩格斯，4.列宁，5.斯大林，6.孙中山，7.毛泽东，难道孙中山先生和无产阶级革命导师之间可以这样排列吗？

杜先生在390阶级一类中将知识分子化作阶级，而占全国人民80%以上的农民却没有位置，又将阶级斗争脱离阶级而单独列为一类，这些都足以说明杜先生是在贩卖什么东西。

就以杜先生最近一篇“图书分类法史略”⑥来说，仍然看出他的客观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方法。在他的研究中，如同欧美的历代分类法一样，只就技术上（如号码的长短，类目的多少……）的演变来讨论其发展，对分类法中的阶级性避而不谈，只企图毫不加批判地进行“客观主义”的“阐述”，而实际上却流露出对资产阶级分类法的颂扬。对于杜威分类法不揭露其资产阶级本质，反而写道：“……1876年根据这个方法（指1870年美国圣路易士公共图书馆长夏礼士的分类法——作者注）编成了著名的十进分类法……杜威十进分类法发表后，由于运用上的便利，标记符号的整齐，各国图书馆纷纷采用，风行一时。”⑦

综上所述，杜先生是固守着资产阶级唯心主义观点，以客观主义、形式主义来散布资产阶级思想的。

另外，杜先生在目录的研究上、对待读者工作等一系列问题上都渗透了资产阶级观点，研究目录只单纯地考究形式，割裂目录的思想内容和推荐性。

在圖書館發展史的問题上，杜先生認為各國圖書館界經過許多歷程而能進步到今日的地步，其原因都是由於人類有搜集的本能，如孩子們之搜集玩具。這是完全脫離整個社會文化發展勞動人民是主要動力的歷史唯物主義觀點，而是一種十足的唯心主義的謬論。

杜先生對圖書館學內容的看法完全從形式主義出發，認為“圖書館學的內容只是書、行政、管理三要素”^⑧

大家知道，圖書館學是研究圖書館的收集、整理、保管和利用圖書為政治服務，為生產服務，而不是什麼為“管理”而研究“管理”，不是為了“行政”而研究“行政”，圖書館中的任何工作都是為政治服務的。

杜先生在研究圖書館學的方法上也是形而上學和脫離實踐的，杜先生說：“研究圖書館學的入手方法，就是多讀書，對於普通各門科學，都要涉獵一點，方才可以讀圖書館學。”^⑨杜先生並又具體地羅列了三點：普通的研究；片面的實習和系統的研究。

所謂片面的實習是：“大規模圖書館里面，分部很多，職員數百人，各人都有各人的專門的事。他們對於圖書館一般理論和辦法，是不必過問的。但是對於他們的事，却有研究的價值。……因此一般圖書館的人，實行分工制度，作片面的研究和實習。”^⑩至於系統的研究則是：“把圖書館的某一方面，特別提出，作有系統的研究。”^⑪

杜先生的研究法，就是理論脫離實際，割裂科

（上接第6頁）

指導思想，經典作家們和毛澤東同志關於文化教育的學說，是圖書館學的理論基礎，特別是列寧同志對圖書館事業的指示，更是我們圖書館實際工作和圖書館學研究所應遵循的指南。圖書館學的研究，如果離開了辯證唯物主義和無產階級立場、觀點和方法，那完全是錯誤的。

尤其是隨著祖國社會主義建設的大躍進，我國國民經濟不斷飛躍地發展，人民文化生活水平日益提高，圖書館在社會生活中的地位越來越顯得重要。它的全民性正在逐步實現，因而它的任務也就更加艱巨。圖書館事業如何按照經典作家們與毛澤東同志關於文化教育學說中的指示改進圖書館工作，使之適應形勢的發展，怎樣在圖書館中貫徹總路線多快好省地為社會主義建設服務的精神……這一系列的問題，在圖書館學的研究上還都沒有解決。而圖書館實際工作，卻已在工農業大躍進形勢

學，作所謂分系統的研究。在杜先生看來，研究圖書館學，就是多看書，而作實際工作的人，不必過問圖書館學的一般理論這種觀點在解放以後，也有反映。資產階級學者總是以理論脫離實踐來反對馬列主義的理論聯繫實踐。

我國圖書館學的“權威”杜定友先生的資產階級貨色正是抄襲了美國圖書館學的一些東西，四十多年來，一方面卑躬屈膝地拜倒於外國尤其是美國的圖書館學之下，另一方面粗暴地否認了我們的民族文化遺產。在他1931年所著的“校讎新義”中竟說“中國無分類法”，“中國無目錄學”來全盘抹煞我國的文化遺產。

今天，我國正在黨的領導下全面大躍進，超英趕美，解放思想，破除迷信，我們堅決要拔掉圖書館學界的白旗，樹立起無產階級的紅旗，捍衛馬列主義，與資產階級的反動學說作堅決鬥爭，徹底粉碎資產階級的偽科學。

- ① 圖書選擇法 1926年上海商務第三頁
- ② 圖書選擇法
- ③ 新圖書館手冊 1951年中華書局第36—37頁
- ④ 校讎新義 1931年第五頁
- ⑤ 列寧文選兩卷集 莫斯科中文版第一卷第210頁
- ⑥ 圖書館工作 1957年8—9期13—19頁
- ⑦ 圖書館工作 1957年8—9期15—16頁。
- ⑧ 國立中山大學圖書館周刊 1卷1期
- ⑨ 學校圖書館
- ⑩⑪ 學校圖書館 23—24頁

的促進下，有了根本的變化，館員走出辦公室，開門辦館，在車間、田頭、工地、街道遍地是圖書館，到處皆聞讀書聲。白手起家也辦館，沒有設備也借書……圖書館學的研究已遠遠落後於圖書館實際工作。但是資產階級學術思想在圖書館學領域內還有很大影響，不少人還迷信着所謂“權威”，還崇拜着“專家”、“學者”這些不值錢的牌子。因此，徹底清除這一影響，貫徹兩條道路的鬥爭，已成了圖書館學界的迫不及待的任務。批判“什麼是圖書館學”一文，只不過是戰鬥的開始，我們必須深入地研究圖書館學的理論基礎，總結圖書館工作的新經驗，堅決、徹底地揭露資產階級圖書館學的反動本質，更高地舉起馬克思主義的紅旗，把它插遍圖書館學的各個角落裡，讓我們再接再厲地戰鬥吧！

〔註〕文中引文除已註明出處者外，皆引自“中國科學院圖書館通訊”1957年第1期“什麼是圖書館學”一文。